

敵兩院奉承軍部意旨

通過臨時預算

大藏省公佈龐大增稅案

【中央社東京十八日電】日貴族院一致通過臨時軍事費追加案三十八萬萬圓，絲毫未加修改，此爲臨時議會中最重要之法案。衆議院亦曾於昨晚迅速通過該案云。

【新華社香港十八日電】據同盟社東京十八日電，今日下午日蒙議院舉行大會時，蒙議院各派提出「貫徹國策」之決議案，由島田聲明提案理由，各派代表發表演說，說明該決議案，然後全體一致通過之。據該電稱謂該決議案內容如下：「世界之動亂日趨擴大，敵性各國曲解帝國之真意，其言行益發激烈。但是忍耐與自重是有節度的。此等國家不斷阻礙吾國實行國策，而日本人民之各種準備已完畢，政府當承繼永固不變之政策，貫徹國意，於然的奮起保持帝國之生存與權威。建設「東亞亞共榮圈」，且更進一步建設「世界和平」，特此決議」。

【新華社香港十八日電】據同駐東京十八日電，一個三千萬元之龐大增稅案，（以間接稅爲主）於昨日提交臨時議會；同時大藏省公佈施行之細目。其中對大衆有直接影響者有物品稅之免稅點與居住飲食免稅。（一）優待飲食處：咖啡店及酒店設有免稅點，此大規定凡雇用女招待三人之咖啡店，以及酒店設有免稅點者，而免稅率提高百分之三十。（二）物品稅：甲類之奢侈品，向徵稅百分之廿，現在提高至百分之五十；同時其免稅點亦減低，如金銀類、紫翠玉、珍珠、貴重金銀之製品等之免稅點，由以前之三千元減爲一千元，毛皮類及羽毛製品之免稅點由五千元減爲二千元，乙類除丁貨徵百分之廿以外，又減低免稅點，如銀類、掛鐘等之免稅點由十五元減爲八元，自來水筆、起漏、筆等文具類之免稅點由四元減爲二元，以前帽子之免稅點爲五元，雨衣之免稅點爲五元，鞋襪之免稅點爲三元，現在減低一半或三分之一。傢具之免稅點亦降低，箱子由五十元減爲卅元，桌子由廿元減爲十五元，羽毛織物、衣服、汗衫由廿五元減爲廿元，男用之皮鞋因提價極之關係，許其免稅率減低。

敵翼贊議員「質問」政府：

對時局下「勇敢結論」

防止惡性通貨膨脹

徹底解決「中國事變」及確立「東亞新秩序」，如有人阻止日本遂行此種國策，則吾人斷然排擊之。吾國與日本國內戰時暗通和議而進入決戰的階段。政府的一切工作均集中於確立決戰體制，採取有事之秋風雨的強硬，不知政府的意見如何？」小川又提及「財政的決戰體制」，使謂：「必當以獨一並根據此種選取，所敢的下結論。小川謂：「今日全體人民所不欲之乃日美談判，俟吾國本國不獨知吾人斷然排擊之。吾國與日本國內戰時暗通和議而進入決戰的階段。政府的一切工作均集中於確立決戰體制，採取有事之秋風雨的強硬，不知政府的意見如何？」小川又提及「財政的決戰體制」，使謂：「必當以獨一

未可輕侮的荷蘭

「惜未同歸於盡」

次帝國主義大戰中，荷蘭很幸運地免之於一。但這次不同了，橫的池魚之殃。於是歐戰爆發的一個頭又轉向歐戰，於是，荷蘭便成了「」的襲擊，「當然還是法西斯老的一套」，假如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德國若底進及荷蘭，無疑的荷蘭要實行「決堤」和「閉關」的，那時也許會演出歐洲的「水淹七軍」。但在一九四〇年的五月十日，希特勒對荷蘭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襲擊，「當然還是法西斯老的一套」，

荷蘭的國防力量是很弱的，常有一萬七千人，戰時大約可以勉強

「拖把雖有洋槍二艘，驅逐艦三艘，水雷艇二艘，守備艦二艘，然而力量是一半不足」的。那末德國要自衛呢？那就人所共知的一水雷艦隊，當說「我們只要決堤，就可淹死」。

「拖把」一個故事：在第一次大戰中，「拖把」的時侯，敵人早已佔領地了。再加上德國內戰發生的內應，德國軍隊於一星期內被擊潰，於是，威廉皇后王后嫁給倫敦，而荷蘭國王若希勒肥皇泡澡的暫時勝利，跌入黑暗的沼澤中！在德國國防軍部隊着陸後，荷蘭的實行其決堤——或半開閉」政策，則勢必成爲「拖把」。

世界大戰的不久以前，彷彿是威廉二世，威廉皇后王赴柏林觀賽，威廉二樓閣他的衛隊，於得意志形。

荷蘭人民與荷蘭人不得不採取所。可是，當荷

同陳廉伯對王說：「陛下，妳向陳廉伯經過選的，每個人的身尺。一她略一沉思，說：『陛下，荷蘭的水閘一打開，平均水深五寸，比這個還深事中，可以看出上當受騙的錢財，同時也可以看出何種使徒的「水長」，」

代不成了，數學的技術也不用了

法西斯式的瘋狂。具有野蠻與極端前衛性，他們進入南部的哥倫比亞之後，就以屠殺而告終，就在他們得勝一戰，於小特內西亞和丹尼士平民區，人，

陽以後，他們深望的在追悔——惜未同歸於盡！」

有血有淚的幽默

舉行首次談話

赤龍雜誌 一般性質

衆壯聲盛頃十七日電一坐栖與羅斯福總統及赫爾會談達一小時十分之久。來

要四合的恐怖。然而，如此這般的「秩序」，似乎有些不堪垂觀；於是本於良心，正式公佈：「在座時丹有二百人爲炮火誤殺，殊堪惋惜！」這「稿目有史以來可免的虛偽」當時「丹一個不幹堂的牧師，立即爲其教

是的說：「我們在這裏聚會，是爲本
於強暴之下的同胞們祈禱，但我們在一
年出現了；我的服裝也不過比你們早
年罷了」。

列強者所顧慮，願與我們亦居於此。在此三百人中，不啻處於拯救之手三百人，我們現在就以他們所「第二天，這位牧師被檢到獄中營被浸禮的第一個星期內，就有八百

國，只是以「防範高熱的英國人」，所憂，只恐不是荷國的敵人，而是保護者不久以前，德國報紙曾宣稱：荷蘭人應希特勒的號召，為多倫基「捐助一百萬盾」。可算是扯下天之大謊，其實這次是從荷蘭掠奪來的。「征服」就是「

百分之九十，都變成「伴兒」而運到西斯的新階梯中，只有這樣電機的新機

[illegible]

和平之維系，而另一方面於其今日之結果，

在議會高聲叫罵，謂如此旗幟，固不可接受之條件，實至爲不智。當然，東條或僅爲一捉來捆綁帶捲於皮包中之蛆求而已。但得東條演說所著即格減低多少，亦非在美國所

話甚多將在尚未進行前即歸

統的材料或輕薄，只能從短縮的電訊中窺見一鱗半爪。這是無怪其然的，一首洋洋萬言的史詩，也必須用一字一字的寫成。但僅此一鱗半爪之集合，也可變成個「別有一番滋味」的「揀選」。

對於這種略略的辦法，最初衛國人是一無所不至，「停工至一週之久」。『門城設有數個兵房，其總電力係發生重大之障礙，電發動機損壞，其修理歷數月』。『王室呢廠堆棧，其中堆積大量日布，一半至於穴腐爛霉爛，被人縱火，竟至全部焚燬。』在阿爾卑斯山與博茨特納城間之鐵路線上

料」和「粗製濫造」的手段。對於戈培爾的宣傳，他們「不予置信」甚且「嗤之以鼻」。

「正當我對荷蘭提出抗議，他卻說『我無法』」的危險，也要考慮。每當普特勒週之打發的時候，荷蘭人便異常歡欣。有一次總領事提在荷蘭農場失事，荷蘭人興奮形跡，全城市都熱鬧起來，似乎在那村什麼慶祝大會，他們特別歡迎外國的蘇打糖，因為英國的蘇打糖提授給荷蘭人的是「公主宮海牙」之總政府及其軍事供給部。」

由「無言的反抗」進而到「技巧的反抗」

○例如：在夜裏打槍放炮聲，所謂「安寧的秩序」，警察或崗哨密查出來干涉時，居民便與之裝糊或捉迷藏。有一次，他們甚至在某夜裏發生了械鬥，結果官兵方死傷三十四人，居民僅死五人，原來居民中其他死傷者，已被很迅速驅逐走，而敵對我們的行列吧！爲衡獨立的而

